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八

元　朱公遷　撰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或叶市隆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眾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

也此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本稱美之詞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此方怪之而為怨之之詞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此又探其亂亡之故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解之者發明其理而正言之也劉康公曰輯錄熊剛大曰劉采邑名康謚也康公定王同母弟所謂王季子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輯錄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子曰此大本之中也只是恰好處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此之謂也養之以福則命自我立而福自我致矣豈亂亡之足慮哉輯錄呂氏曰福本自有故曰養禍自外來故曰取王氏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又曰此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辟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人之多辟非天命之本然人自失其初爾以起後章之意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天降慆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輯錄曹氏曰自

契始封商地在上洛湯受命亳殷地在蒙今曰殷商并舉之也彊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凶德之小人也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天之生人不齊有善必有惡進退用舍則係人君之賢否耳是天不可責而用小人者深可責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用暴虐聚斂之臣天降慆德指三四句女興是力指五六句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則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上章言彊禦掊克此又專以彊禦言蓋暴虐者必聚斂言彊禦則掊克在其中矣）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暴虐之人取怨多矣而又說言無怨以欺其上殘賊如此是以來怨謗之甚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而秉義類謂女以為善類而秉之者乃下

文強禦之類蓋心德不明以不義為義也流言者使佞辯捷如水之流也末二句任用非人致民之怨謗無所不至此與上章皆用人之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叶于逼反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

賦也炰烋氣健貌暴虐之意也輯錄謝氏曰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狠炰烋之狀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昏亂之君是非顛倒故其所為如此背後側傍陪貳也輯錄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

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君有明德則能知人而官𠂭任使矣德既昏昧則舉枉錯直國之空虛無怪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尚氣陵物不知脩德而惡人以類而聚下章沈湎於酒此兩章皆修己之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式號式呼叶火故反俾晝作夜叶羊茹反

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不義與上章義類相反即小人也湎於酒則昏於德不知

其為惡類而仕之矣止容止也輯錄嚴氏曰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呌號讙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叶盧當反小大近喪息浪反叶平聲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奰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蜩音條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小大指政事言即所謂蜩螗沸羹者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此人字亦屬王與其用事之臣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

之國也輯錄胡庭芳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政事亂下章言棄舊典此兩章皆為政之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用舊叶巨己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反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以先王之良法言曰舊政以為萬世之常法言曰典刑循守典刑即是用舊而上章之亂政不行矣輯錄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

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乎王所以東遷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天命傾覆而不可救也匪上帝不時則非天命不可信也傾大命者有其故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去例二反枝葉未有害許曷暇憩二反本實先撥蒲末反叶方吠筆烈二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賦也顛沛音貝仆拔皮八本末二反也揭本根蹶音厥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增釋許氏曰孟子註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根本之實指國家天命言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此亦以天為根本之實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輯錄歐陽氏曰非獨周之監殷殷之監夏后之興者當又

鑒厲王也(增釋)此章言君自絕於天則必亡之非以終首章之意(增)此詩賦體而未嘗一及當時之事皆以殷紂言之謂之比亦可也

蕩八章章八句

首章言其戕敗天命以致亂總言之也二章三章以任小人斂民怨為戕敗天命之故四章以自昏其德為任用小人之故五章又以沈酗酒為德自昏之故則以漸推本而言之也六章言亂政斂怨之極則申二章三章之意七章言廢棄舊章不遵常法以傾大命則承六章之意而又結首章之意八章言其自戕自伐則又承七章之意而重結首章之意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二叶反集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

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内道行於身如色温貌恭之類心平者言其用心均平無所偏頗不然凡形於身者皆致意也如宫室之制内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輯録王氏曰德譬則宫城也儀譬則隅也觀其隅則宫城之中可知矣彭氏曰惟德之隅蓋有諸中必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觀曾子所言正顔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盎於背是也

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

日誦於其側以自警緝錄嚴氏曰詩皆自警之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古者民有三疾與此義同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覺者明顯之義不回邪狹小則明且顯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圖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治人之事也敬慎威儀治己之事也皆所以盡君人之道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辨錄性生也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方皆順從之此武德自然之效君道之標格也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

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此五事乃君道之當然必如此然後可為民法也於此勉之則盡人道覺德行可至而順之訓之亦將不期而然矣韓錄解順曰人君必大其謀而後可以定其命必遠其圖而後可以時其告謨之訏猶之遠此自綱領上說所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也命之定告之辰此自號令上說所以為一時之政事者也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已也敬慎者戒懼之存乎中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威而能敬儀而能慎則容止必可觀進退必可度而斯民無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此勉其脩於已者必有以示於人也

○其在于今叶經音興迷亂于政叶征音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同于酒叶子小反女音女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市沼反罔敷

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叶胡光反

賦也令武公自言已令日之所為也興尚也尚尚者尊尚之意言其所行以此為先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前人功緒謂之緒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增釋吳師道曰敷求先王其亦習聞武王告康叔之語乎共執刑法也迷亂于政承謨命猶告言顛覆厥德承敬慎威儀言凡所以亂政敗德者以荒湛于酒故也湛樂雖可從也得不思念所承之緒之重乎令乃不法先王不守明法則湛樂之甚而厥緒危矣反承反說而為

切責之詞也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晡亡反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尚則尊崇之矣弗尚則厭而棄之矣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

變慮無不周備無不儆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湛樂如彼則必為天所厭棄矣所以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當備飭不可一事之不至也此又先致儆懼之詞後致教告之詞以申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兩句之意

輯錄解順曰夙興夜寐脩身之事也洒埽庭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丁箪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叶吾禾反）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曰成曰定皆安靜之意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輯錄蘇氏曰苟失其民民心慢其侯度則將有不虞之禍起）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良據反）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質人民謹侯度戒不虞即上章之無所不備也治人之事）則備矣而治己之事尤不可慢故以慎爾出話為敬威儀之本此又專為教告之詞以申訏謨定命以下

四句之意也故南容一日三去聲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此又推之以為學者之法輯錄黃勉齋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只一日三次誦之也

○無易以豉反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不用韻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叶音折與舌叶矣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已反庶民小子叶獎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

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不可易不可苟不可放丁寧之詞不一者謹言之功夫固當嚴為之防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朋友羣臣也小子凡後生子弟皆是也國君言語國中之人禍福繫焉能謹其言則人皆蒙其德惠矣是以天命佑之而子孫繩繩人心歸之而萬民靡不承也謹言之效其大如此○自此以下專申敬慎威儀一句之意而此章正接慎爾出話言

○視爾友君子輯晉集柔爾顏叶魚堅反不遐有愆相息亮反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剛鶴反

思不可度反待洛 思矧可射音亦叶代灼反 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慼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

隅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

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顔色和柔者不暴慢也 其戒懼

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

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

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

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

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地有隱顯而鬼神之妙無隱顯鬼神無往而不在故敬無往而可忘此章又言持敬之功當如此蓋恐其於顯明之地用功而幽隱之地有間則不免乎色莊也故極言之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用功之密如此輯錄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也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用功不可不密者以此輯錄此自鬼神之體物而言也微與誠對顯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此正心誠意之極功極功者言其功夫至到而無以加也輯錄不遑有慾是能慎獨

而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是能戒懼而心無不正矣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叶獎里反）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輯錄解頤曰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訌同）潰亂也（輯錄字書虹與訌同）○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

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既言功夫之當然又設詞以見效驗之必然又設詞以見妄說之必不然反覆言之以明功夫不可闕而效驗不可誣也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叶新夷反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與言叶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尋反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音刃之木也柔木以興溫恭二者皆見柔美

為可尚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為弓也輯錄謝氏曰柔和之木可矯揉而為弓溫恭之人可積累而成德解頤曰基者堂宇之所由以立溫恭者亦德之所由以成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此章專以溫恭言又以丁寧致意於敬之一字也自其維哲人以下至終篇皆告以不可不聽話言之意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叶獎里反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止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同上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慕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輯錄輔氏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温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有警矣而猶不知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况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譙益受

○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

慘當作懆七到反叶七各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為教叶入聲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莫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輯錄輔氏曰言昊天甚明其知我生之靡樂也其所以靡樂者即下文所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也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輯錄人不知自脩則以忠教為見虐者多矣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

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見上章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委反天方艱難曰喪息浪反厥國叶于逼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

反

回遹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回遹其德敬之反也○自十章至此教告詳切大意皆同然十章其詞婉所以誨之也十一章其詞厲所以責之也十二章其詞危所以懼之也愈言之而意愈深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東陽許文懿曰武公卒於平王之十三年則此詩乃平王時詩未可以東遷雅亡之說斷之也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上聲士師長大夫也士衆士也苟在朝音潮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音奔之規旅賁衛士規諫也輯錄夏官旅賁氏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倚憑也工師所誦以諫者書之几輯錄地官誦訓主

訓說四方之事居寢有暬（音薛）御之箴（暬御近臣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師史太史道言也）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皆樂官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韓錄真氏曰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韓錄）（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包學韓者也）武公行年九十有五

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去聲於其側然則序説為刺厲王者誤矣首章專以威儀言二章以聖賢能事為標準政事威儀為實功三章又以迷亂政事顛覆威儀為戒四章則專言政事五章雖及政事而歸重於威儀六章既言敬威儀之功又言敬威儀之效七章主於威儀而發持敬之極功八章又言威儀當敬而不可慢也如此九章以後反覆告戒專在威儀既以溫溫恭人正言之又以回遹其德反結之然則威儀政事皆所當謹而威儀為最重用功之道則持敬為最切故篇中不愧屋漏一語乃其要之要也○增釋許氏曰武公之詩見於經者三淇澳人頌之之辭亦以盡力於學問而成其德也賓之初筵抑則其自作也皆有戒醉酒謹

戚儀慎言語之意豈武公少年之失在此乎及聞君子之言幡然悔悟而自勑故晚年自為箴戒之辭必惓惓於此矣謂之睿聖武公是真有不可及者也

菀音鬱彼桑柔與劉憂叶篇內多放此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與怳同填舊說古歷字兮倬彼昊天叶鐵因反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音創怳音況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歷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音顛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

然令姑闕之○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文公元年輯録疏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黄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輯録輔氏曰首二句比周之盛時仁覆天下也次二句比厲王殘虐害及天下也故君子憂之不絶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

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批賔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音烏乎音呼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

輔氏曰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　步猶運也頻急蹙也　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靡所止疑[魚乞反叶如字]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叶居奚反]至今為梗[古杏反叶古黨反]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作階東疑立鄉飲酒亦有此文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之西輯錄注疑立正立自定之貌]徂亦往也競爭厲惡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輯錄解順曰無爭者君子之所以已]

亂好爭者小人之所以生亂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叶暖五反自西徂東叶音丁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輯錄痻當易彌隣反棘急圉邊也或曰禦也輯錄鄭氏曰禦寇之事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為謀為毖叶音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俶載胥及溺叶奴學反

賦也毖慎況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輯錄李迂仲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公卿大夫士皆爵也○增釋吳師道曰其下反覆皆以賢否為言執熱手持熱物也輯錄逝語詞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一章自為悲閔之詞二章三章四章述征役者之怨詞亂亦甚矣此章又為忠告之

詞而教之以已亂是則詩人之忠厚也

○如彼遡風叶孚音反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云不逮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音向僾唈厭入聲氣不舒也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

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息浪反）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音燭）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旒瘤同附肉之懸者輯錄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

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上章憂亂而退為家食此章災禍並起而退無可食則皆自痛之詞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厲王流彘二相周召以太子靖幼共理國事故曰共和又蘇氏古史云厲王流彘國無主有賢諸侯曰共伯和諸侯宗之因名其年曰共和輔氏曰此謂滅我立王則為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刺之語也故朱子疑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姜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息亮反叶平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

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為賢而後用之考者辨之明慎者用之謹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謂愚而好自用也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上之人顛倒是非則民之惑亂無怪矣人君有賢否故用舍有得失今王不為愚君而為不順也至此而序爵之云不可誨矣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叶子林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衆多並行則有同類和輯之意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此以人不如物起興○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無明君則人道廢故俗惡如此○上章舉措失宜而民無以定其志此章譏譖為害而已無所容其身上下俱可怨而實皆怨其上之詞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已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輯錄炳明也幾平聲幾微兆朕也所視而言者

無遠而不察前知如神蓋如此　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令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前章言上下胥而為惡如此則危亡著矣又無知幾識微之士而皆安危利菑之人使能言者不敢言之則禍將至而不可救矣○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叶方六反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

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前云自有肺腸是不智也此云忍心顧復則同惡相濟而不仁甚矣序爵之云又何誨哉輯録解順曰良人者國之寶也則棄之而如遺忍心者國之賊也則念之而不已　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小人在位以忍心倡之則民以忍心行貪毒也○上章智愚異見而已難盡其忠此章舉措失宜而民皆肆其惡是亦恐其上之詞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

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也此以人物各有趨向為興君子所行者善道小人之行隱暗汙穢而已後章民之罔極以下皆見其隱暗汙穢之行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寐反

興也敗類猶言圮音痞族也輯錄堯典蔡氏曰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

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無可與語故自誦其言耳誦言猶云獨語也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音冒也任小人而不聽善言舍君子而不見信用是以使我憂之甚也悖眊即是如醉疊言之爾輯錄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興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興下一句耳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集傳以為一串說都載在下句我字上厲王說音悅榮夷公輯錄韋昭曰榮國名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音扶榮公好去聲專利而不備大難去聲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出外傳周語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平聲芮

伯之憂非一日矣上言善惡異趨而可辨此言舉措失宜而可怨則又自知之明而無所控告之詞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郭反既之陰女于鴆反音汝反予來赫叶黑各反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輯錄飛蟲飛鳥弋獲射中也言己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欲使之改惡為善轉禍為福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己也所謂朋友者即諧己之朋友也此特以其同僚

共事耳本即小人之徒也茍為同類之君子則豈反予來赫乎張子曰既往咨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輯錄通釋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赫本亦作赫音嚇莊子云以梁國赫我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意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

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道民以恐貽民以禍莫非小人之為也此其所以致亂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

工為惡言以訾君子言之信則非小人言之譖則誘君子是其色厲内荏音稔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音問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去聲也自十四章至此又皆託為僚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厲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可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呂氏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道屢致意焉愚按呂氏之說甚得詩意然五章言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規之也八章言自獨俾臧自有肺腸怪之也十一章言維彼忍心是顧

是後則責之甚也十三章言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則怨之深也至最後三章不及於王而惟推見小人之心術則怨王之意不可勝道矣夫以忍心不順之徒貪婪反覆寇盜之輩充斥在朝如此欲免於亂得乎又按此詩十六章義最煩劇今既畧疏章旨於傳文之下但一篇之意必合而觀之然後可通蓋首章為遭亂呼天之詞二章三章四章述征役者之怨詞五章教以用賢救亂則為陳善納誨之詞六章則仕進不如力農七章則在朝在野同一禍患八章則怨王之不智而不能用賢以致民人之惑九章則怨友之不信而不能相善以致善人之困十章言愚人不識禍幾而忠言不敢進十一章言棄賢用盜而以不仁誨其民十二章言君子小人趨向之異十三章又深怨王之用小人十四章至十六

章又反覆以責小人而見用小人者為可深悲也　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悲甚痛之詞故言之長也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悲則有不容不辨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薦（在甸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他丁反）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輯録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精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没北其回旋

之度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言求廢祀而脩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輯錄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總稱卒盡輯錄羅氏曰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烈暴虐也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去聲欲銷去去聲之天下喜於王化復去聲行百姓

見憂（側反側而不安也見憂謂見被憂矜也）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輯錄）（箋仍叔周大夫）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此章閔下民之遭禍傷禱祀之無應而致呼天之意也）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輯錄曹氏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熏炙而病）殄絕也郊祀天地也（言郊則社在其

中故曰祀天地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於計反其物孔氏曰奠置之於地瘞埋之於土酒食牲玉之屬皆然輯錄濮氏曰祭畢凡幣帛祝冊之屬燎而瘞之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稷即帝帝即稷皆郊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上章靡神不舉言其槩也此則首以禋祀總言之繼又詳數郊宮奠瘞之實又以靡神不宗結之則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徧矣此章又傷禱祀之無應閔下民之遺禍而所以呼天者尤切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承厲王之亂也）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輯錄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詞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若但以其詞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

遺民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輯錄民無遺君安得也

獨存乎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此亦承憂民之意言

之既憂於民又憂於已又憂先祖之祭祀則其恐懼不得不然矣此章又即人即已憂懼不一而所以

呼天者愈迫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所反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

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註云此謂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輯録䟽正長也先世為官之長陳氏曰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亦其義也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此承則不我遺之意謂天不我佑無所望矣故轉而望於羣公先正及父母先祖如此而其分有親踈故所望有輕重也

〇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叶樞倫反旱魃蒲末反為虐如惔

音談如焚叶符均反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匀反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均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羣公先正則不我聞蓋又甚於不肯使我避賢去位也不助矣故又反而怨天謂何以已而精旋號呼所以哀怨求救者不一也此二章又反憂於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慕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𩈒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曽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出月令註云天宗日月星辰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待洛反悔恨也言天曽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此承遯去之意而言欲去又不可去也其進退維谷甚矣故又追念向者祈年方社如此而莫天之佑已也○此章又憂禍患之丁已思祭祀之無缺以致呼天之意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哉冡宰叶奬里反

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已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凶年離散無所維縶）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上聲下同）也（見雨無正註）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輯錄孔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謂此歲凶於此年之穀不成熟也）則趣馬不秣（不以粟食馬）師氏弛其兵（師氏事近王之兵故可弛）馳道不除（王之馳道不治輯錄不掃除也）祭事不

縣不懸其樂膳夫徹膳王減膳不供大牢左右布而不脩諸臣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粱粱美穀也士飲酒不樂飲酒用樂則過於樂而侈輯錄歲凶以下本毛傳與禮記曲禮語同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前漢李布贊云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爾聊賴之意也此章又言羣臣之竭誠救旱如此以致呼天之意也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羸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于偽反我以戾庶正叶諸盈反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此即上章之事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民安而後庶官定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

乎此章又勉羣臣之益竭其誠以致呼天之意也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七章八章意謂天不念我之憂旱盡念羣臣之救旱以致願望之意也夫以宣王之懼災如此而其羣臣又能以王之心為心君臣上下可謂知恤矣周之中興豈偶然哉

雲漢八章章十句輯錄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解頤曰余讀雲漢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脩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

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之烈而基之也增釋許氏曰一章總言天旱人窮索祭鬼神而無應二章言其詳而欲引災歸已若成湯自責三章言民困之極恐墮先王之業謂自厲王之亂周民已少而遺民今又將盡四章祈望於祖禰先正五章欲避位逃禍而不可得六章責事神之或失七章君臣救災之勤八章勸率其臣以終之總而言之宣王遇災憂懼始祈於外神次祈於宗廟既而無驗則自揆事神之誠或未至誠既盡則又盡人事以聽天命也其恐懼脩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淫溢於言辭之間宣王之所以賢仍叔之善於知德立言皆可見矣

崧息中反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叶鐵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干反四國于蕃叶分遣反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去聲北恒是也衡山古南岳也或云黄帝以灊霍二山為衡之副或云霍即衡之別名或云漢武以衡山遼遠而移其神於此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當從前說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輯錄李迂仲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

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

輯録謝氏曰有非常之山斯有非常之神氣有非常之神氣斯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人才斯有非常之功業

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姜氏出神農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

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嶽山高大而神靈和氣儲蓄深厚故鍾為二賢前後迭出功相比業相齊其生也有自來其出也有所為非偶然也推賢者以配古人其敬重如此

此章言其生禀之異而才無不具也

○

亹亹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吏反

王命召伯(叶逋莫反)定申伯之宅(叶達各反)登是南邦(叶卜功反)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強(上聲)勉之貌(輯錄朱子曰與亹亹文王者異矣)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孔氏曰先是申國本近謝令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王肅謂召穆公為宣王司空司空掌營國邑故命之)登成也世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

此章言申伯封謝之由天子城謝之意也申伯以諸侯入為卿士亹亹事王王嘉其勤後使纘其先世諸

侯之事改大其邑命為方伯而南方諸侯皆法之故使召伯定其宅成其城庶幾申伯以貽子孫也盡尊崇之道致悠久之規禮意無加於此矣

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康公已掌是職矣輯錄通釋曰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述王褒封申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謝公為申伯定邑居常守康公之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功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因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體勢不重則不足以鎮南服故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以之作邑也

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

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以天子而命諸侯之家臣此其例也○此章又述天子城謝之意而見其命事為甚詳也王欲使申伯為法於南國之諸侯故因謝邑民人之衆而使居之且命召伯徹土田以定其用命傅御遷私人以安其居董事之臣皆出上命其所以厚申伯者如此輯錄漢東平王蒼來朝歸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令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王錫申伯叶逋各反四牡蹻蹻渠畧反鉤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君子營宮室宗廟為先專舉寢廟致重也蹻蹻

壯貌鉤膺見采芑濯濯光明貌輯錄謝既畢則錫命以遣之此殘事臨遣之時而

備送往之禮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補音往近鄭音記按說文從辵從元令從斤誤王舅

南土是保叶保音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封大也近辭也此臨遣之時而述王命之

之詞也○南國是式德足以為矜式也南土是保才足以為屏蔽也申伯之承重任如此

○申伯信邁王餞（淺賤反）于郿（芒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理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叶戶郎反）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謹按今隸陜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音朔）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謝于誠歸者誠歸于謝也語倒如此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

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皆去

聲 ○ 輯錄 何伯善曰周禮註牢米薪芻 增釋 許氏曰地官遺人凡會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積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註疏倉人主穀廩人主米計是國用以其餘共委積少曰委多曰積

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此則啓行之時也方行則有餞送之誠在道則有供億之備送往之禮備矣 ○ 上言徹土田是井也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為餱糧而供一時之用耳

○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邅反 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干反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謝邑之人亦周人耳有良翰者有賢諸侯以為依也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前言南土是式矣此曰文武是憲而先之以不顯者所以指言其德而探其本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此章豫言其入謝之時民人喜有所依諸侯皆得有所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音問于四國叶于逼反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武賦也柔惠而不直則或流於邪媚矣此臣德之德全而所謂不顯者正在是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述於言為詩歌於工為誦其聲足以感人則為風肆遂也此章言其美德全而治聲著見已之詩不容不作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輯錄語錄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烝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擾胡庭芳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〇增釋許氏曰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揉此萬邦

見其功也南國是式式是南邦亹亹番番柔惠且直聞于四國見其賢也○一章神生申伯所以輔周二章定封于謝三章先正經界而後遷民四章有城郭宮室而後錫命五章遣申伯之國六章祖餞委積之勤七章豫誦民之喜其來八章頌其德以送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輯錄疏食采於樊在東都畿內○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

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輯錄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也蓋自百骸九竅苦弔反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固不止是數事也故以此之類言之如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則與彝是性好此懿德是情性本善故情好善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明德在下而感格于天也故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聚也其秀氣

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天之生人已均善而無惡矣況為國生賢則又有不同也觀以下諸章所述可見　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賛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辨錄蔡覺軒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禀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　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指深矣讀者其致思焉可見吉甫深知情性之德而能言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叶韻若賦未詳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顔色也翼翼恭敬貌

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

吕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

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

之德輔氏曰柔嘉即所謂柔善過其則則入於惡矣令儀令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

存於中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脩之不怠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宣布於諸侯是皆柔嘉之德為之也愚謂表裏柔嘉其德美矣而又加學力以益致其美以此承順於君宜得人君之任使也輯錄解順曰令儀令色以下四者體之所以立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則用之所以行也惟其為用之所以行所以亦可謂之德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無韻未詳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月反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出記保傅篇保保安守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

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後之也承命而達之於下行事而後之於君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出納王命而為王之喉舌賦政於外而使四方應之皆天子期之之意也○東萊吕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内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式百辟保王躬必盛德而後能出納王命而賦其政則非剸煩治劇之才不可當此任也是故朝廷衆職不以分命於羣臣而以專命於山甫則其才全德備可見矣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叶謨郎反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反）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奉行即上章承而布之之謂）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邦國諸侯之國也知其善而益以王命獎勸之知其不善而必申王命以戒飭之同此王命而施之下國各審其所宜所謂明若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明於理者其心於理無所蔽察於事則又隨事究其纖悉而表裏皆無毫髮之或遺矣）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盡臣道豫治功則事安榮以終其身矣）輯錄朱子曰只是上文四句所云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

如此論

解怠也一人天子也上承王命而又下察風化之殊必委曲以從俗也外悉治道而又力察理勢之宜必純全以處已也自重遺體而又知委身事君之義必勤勞以盡職也蓋謹於將命者或不宜於下國詳於賦政者或反忽於吾身一意守身者又或不知盡力於王事也惟山甫曲全之蓋前章王所以命山甫者不一而足此章山甫所以盡臣道者亦不一而足也故具相勗如此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反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叶果五反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易處之事不敢忽難處之事無或憚是不茹柔吐剛者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

強禦不茹不吐總以處事言不侮不畏寡以待人言茹柔吐剛斯為柔惡不茹柔不吐剛則其德中正不因物而有偏宜無陵弱畏強之事矣常人徇勢以立言賢者循理以行事故用此美之以發柔嘉之義也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和而不流即柔嘉之德正而有守即保身之道

○人亦有言德輶羊久反如毛民鮮息淺反克舉之我儀圖叶丁五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狀五反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劉氏曰駟驖曰輶車者亦取其馳逐之輕故輶有輕之義儀度徒洛反圖

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以豉反舉然人莫能舉也舉者以身體之也舉其德者似易而實難有是德而不能體之於已則物自物而則自則矣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葢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輔氏曰德者人之所固有自一身言之隨用而足舉之甚易但人為氣稟所昏物欲所累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愚謂自本然之理言之則

人情莫不好此懿德自氣質之稟言之則有能舉不能舉之異觀令儀令色以下數語則山甫之能舉其德可見矣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正也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輔氏曰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闕非強力者不能至是而山甫之德又不可獨以柔稱矣愚謂舉德所以申二章之意補闕所以申三章四章之意德業俱盛此章備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叶極業反四牡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曰顔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昔黄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出祖之時車馬僕從備矣而山甫有汲汲事君之心君不可以遠行也東方齊也車馬既戒行矣以王命城齊則不可留矣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輯錄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正義薄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營丘臨菑見齊風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

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增釋許氏曰三言四牡者先四句惟言車馬征夫之盛而未行次四句言彭彭鏘鏘則往於齊也下四句則道其歸時之盛也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愔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車馬既啓行矣無他告焉式遄其歸而已遄其歸則庶有以寬其靡及之心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與每懷靡及相應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

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懐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此二章言山甫如齊而已所以作詩之故

烝民八章章八句

一章二章言天生山甫而山甫能全其德三章四章言王命山甫而山甫能盡其職五章言其能全此德以待物六章言其能全此德以事君七章八章則言其遠行而有靡及永懐之心是故作詩以慰之也○申伯仲山甫皆宣王之賢臣也嶽降神天監周其生稟也同柔惠且直柔嘉維則其有德也又同文武是憲式是百辟其為人所取法也又同然學問進脩保王躬補王闕道全而德備任大而責重無或少

歎則尤見山甫之為賢尚論二臣者所當知也〇增釋許氏曰烝民之詩反覆讃詠雖兼職業事功言之大率主於德爾八章之間凡言仲山甫者十有二於以見惓惓尊慕之意蓋詩人之情與作詩之體於所愛者則喜其名而道之故出車之於南仲采芑之於方叔六月之於吉甫江漢之於召公崧高之於申伯韓奕之於韓侯皆屢言之然則尹吉甫可謂知德而善言德行者歟此宣王之所以中興者得賢才之多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考叶下與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道叶上與無廢朕命夙夜匪解懈叶訖力反音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輯録今隸陝西西安府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未受封爵故以士服見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輯録箋作楨幹而正之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詞也〇韓侯初立來朝輯録將言韓侯而先言其國有高大之梁山禹嘗治之其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以朝周也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

吉甫作令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自無廢朕命以下皆述王戒之之詞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叶戶郎反玄衮赤舄鉤膺鏤音漏錫音羊鞹苦郭反鞃苦弘反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封大也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瑞玉也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冒之瑁與圭合則無偽淑善也交龍曰旂輯錄善猶美也箋云善旂旂旂之善色者也綏音緌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

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韓為侯爵不當服袞但孔氏疏無衣引周禮巾車註謂王子母弟出封者雖為侯伯而車服皆如上公以九為節也然又為特止於其身後世子孫則各服其服是則不可曉者豈周禮至此已變其舊而然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輯錄疏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鍚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鍚者蓋特賜之鉤膺見小雅采芑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閒橫木可憑者較音角見衛淇澳註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幭覆去聲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輯錄疏幭幦幎字異而義同玉

滌云有羔幦鹿幦春官巾車大幎皆以有毛之皮為幦幦是蓋覆之名覆在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環纏搤厄同轡首也此章言其來朝而得車服之盛如此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白交反鼈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繩證反馬路車籩豆有且子余反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行而祖禮也歸而亦祖則尊其往而盛其禮矣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蒲之蒻在泥中白如

匕柄甘脆可食鮮錄輔氏曰酒之多衆也殽之薄示儉也贈之厚示恩也及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覲禮每以侯氏稱諸侯之來朝者註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胥相也或曰語辭此章備言祖送之禮蓋以天子之命而餞之也

（）韓侯取七住反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音甫之子叶獎里反韓侯迎魚覲反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如字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猶言莒郊公黎比(音毗)公也(郊比皆地名莒小而處夷黎亦小國無謚以地為稱號而已)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輯錄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娣姪從又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往媵亦有娣有姪則九女也)祁祁徐靚也(輯錄劉氏曰徐言其行動靚言其容飾)如雲衆多也(此章極稱韓姞族類之貴與其從媵之盛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姞(其一反)相(息亮反)攸莫

如韓樂音洛叶力告反孔樂韓土川澤訏訏况甫反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猫苗茅二音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於二反韓姞燕譽叶羊茹羊諸二反

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猫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此則極稱其山川地利之廣饒夫婦室家之和好也故又以相攸之善歸之蹶父焉輯錄謝氏曰韓侯之宜室家皆宣王信任寵祿之恩也詩人之意欲臣子知其所自無忘上恩竭智盡忠以報國也輔氏曰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姞有以當其心

此章言韓姞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賛詠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燕因肩反　貊母伯反　貔音毗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貔猛獸名

韓録疏云貔言皮則豹羆亦獸皮也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

此召公指

康公言王命者先王命之也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此類皆非自築其城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上聲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此王字則指宣王言蓋向者先王以百蠻不可無長因封韓侯之祖為之長今宣王又錫以追貊而使韓侯悉長之則國益以大矣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輯錄解頤曰脩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脩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一章來朝而受天子之命二章既朝而得天子之賜三章祖送而歸四章五章親迎以歸六章則因前人之封建增今日之土宇而使脩國中

之職貢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侯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輯錄蘇氏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輯錄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淮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

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來是伐耳輔氏曰軍行如此其氣鋭其志專有所不戰戰必勝矣故次章即言成功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丁反時靡有爭叶甾陘反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南所以經營四方也既告成功則王國可定而王心可寧矣宜其急於告成也下四句言告成之故

○江漢之滸虎音王命召虎式辟闢音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輯錄陳氏曰非謂宣王臨江漢之滸而命召虎也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以上四句述王命之之詞

錄嚴氏曰此章言徹法之事輯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

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正焉耳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四方亦指此一隅而言耳疆理至於南海亦辟四方之一也淮夷背叛外蠻隨之既伐淮夷則疆理之功不得不然矣○此章因其成功益使廣之召虎果能承命而擴充之也蓋至此而奉辭致伐之事畢矣增釋許氏曰此詩三言四方皆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此章言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而曰式辟四方辭音皆可見也曰疆曰理至于南海亦溢美之辭爾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干反無曰予小子叶奬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

康公爽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此章再為更端之詞故集傳下一又字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榦令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康公宣布政教在江漢之間今召虎征淮南繼乃祖之業耳故勉之如此使視王事如家事以賦政之發舒展布而勞為述事之孝也能開敏女功力致其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既陳忠孝之道以勸勉之復明報施之道以歆動之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初亮反一卣音酉無韻未詳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叶滿井反下同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彌因反

賦也釐賜卣尊也輯錄羅氏曰爾雅彝卣罍註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孔氏曰釋詁云卣中尊按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

周禮小宗伯註天子圭瓉諸侯璋瓉故上公未賜圭瓚則璋瓚而已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辯録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大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既以慶賞之榮及乎爾之祖又以錫命之意告於我之祖又使爾受命之寵侍以比擬於爾之先祖賚予之意不一而足如此宜有天子萬年之祝也○前以康公之佐文武者勉其功此以文王之命康公者行其賞以上三章皆述策命之詞此又以祝

頌之語結之也但三章告命在既克淮南之日四章告命又在始遣將帥之時此章告命則在疆理南海之餘根旅凱還之後也蓋以此章正發用錫爾祉一句又欲以起下章報稱之詞故具次第相承如此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萬壽叶殖酉反明明天子叶獎里反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勤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成成功也昭錫命則見成功矣故曰以考其成蓋接上兩章召公召祖之榮而

以此結之也至此而穆公拜賜於宣王真如康公拜賜於文王矣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刻其策命之詞及此祝頌之語蓋上章天子萬年稱諸口而已此章天子萬壽則刻諸策命之下也古器物銘云郈音弁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音恭伯尊敦音對郈其眉壽萬年無疆郈周大夫名龔伯者其父也尊酒器敦盛黍稷器也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祝頌之語刻之廟器此其例也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此承上章之意蓋稽首而不足又昭錫命著成功以答稱之答

稱而不足又以萬壽祝頌之祝頌而不足又美其中興之譽而益進之又思安集懷來之道而更以文德勸勉之由上章賚予之意不一而足故此章報謝之意亦不一而足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一章致伐二章成功三章復承告命而大其功四章告命出師五章告命行賞六章下報上蓋三章以前既原始要終言之矣四章以後又原始要終而重言之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所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叶乞力反惠此南國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輯錄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敬戒即孔子臨事而懼之意戎事飭矣而少慢焉則取敗之道也故

命之如此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戸郎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呂反

賦也尹氏吉甫也葢為内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輯錄程國伯爵休父字也重黎之後漢氏曰程畿内邑在豐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三農上中下農夫也緒業也戒勿久留其地以廢農功輯錄疏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註云三農原隰及平地○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

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内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皇父為大將程伯休父副之上言既敬既戒此言不留不處蓋將驕則慢敵師久則病農其取敗之道均也以上二章為命將之時

○赫赫業業叶宜却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傳云

箋云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師行有度彼已繹騷而不寧蓋赫業有嚴之先聲有以震驚之是以彼之震驚自爾也天子之威聞之而可畏者如此○此起兵在道之時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五暖反進厥虎臣闞呼檻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

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輯錄埤雅曰言將帥之勇發於忠義非激而怒之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出論德篇截截然不可犯之貌截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此陳兵徐土之時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鉤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

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靜則不可驚動則不可禦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師徒衆盛而律又嚴所以奮揚威武而大伐之也此用兵之時也○淮南易伐淮北難平故彼以召虎將兵來求來鋪而遂克之此必天子親征而又大用其師如此然後能取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此凱還之時也輯錄解頤曰首章言敬戒以見軍律之嚴卒章言允塞以見王道之大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於是班師振旅而歸因以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中興之功非威武不能致宣王所以中興者此詩可見矣

殷武之頌高宗亦然 增釋許氏曰一章命皇父主兵二章命休父為副三章言天子自將四章言戰伐五章言軍勢之盛卒章歸美於王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舊說古塵字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叶側例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音戒叶居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敕留反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蟊疾害苗之狀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輯錄奄人註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又作閹 首言昊天不

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蟊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邦靡有定指國論與國政言國論不定故聽任得以偏用國政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此章總言幽王造亂如此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酉由二音之人有民人女覆奪徒活反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酉殖由二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之賦也反覆此言其威討削黜之不當收拘說赦也此言其出入生死之不當○此章正責幽王刑罰之偏以發上章罪罟不收之意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鉄月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奚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

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直自天降如首章之説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此與十二章正責幽王惑任之偏以發首章蟊賊蟊疾之意輯錄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孔

氏曰奄人防守門閽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悍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懐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子念反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辨録

輔氏曰智則哲也排則長舌也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輯錄胡庭芳曰此章極言婦寺之惡也鞫如鞫獄之鞫推勘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鞫人者其心忮害變忒而已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去聲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此忮忒之常態也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去聲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上聲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君子喻利則害於義婦人謀政則害於治

○天何以剌叶音砌何神不富叶方味反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用以也天何為而以禍亂責王乎神何為而不以威大之業富王乎若問詞也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令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令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以其嬖惑

之深也故不憂將然之狄患而反忌乎正言不恤已然之天禍而且喪威儀賊良善顛倒錯亂如此宜乎天譴神怒而致邦國之殄瘁也上二章言婦寺不可聽任此章極言聽任婦人之言以重結蟊賊蟊疾之意　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國語晉獻公與驪戎戰勝獲驪姬以為夫人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註云戎兵也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　近者近於極也　蓋承上章之意而重

言之以警王也憂悲之心邦國殄瘁故也蓋承上章章末兩句而言又以重結罪罟不收之意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監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同上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之瀵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此為事物有所從來之意蓋以源泉之深興憂心之久也然而禍亂之

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茍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亂已如此而猶欲其改過遷善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郎反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輯錄荒虛也

○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此章言天禍國家使內外困窮如此輯錄通釋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為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卜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卜工反

賦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輯錄胡庭芳曰指昏椓為言并閹宦在其中矣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

也回適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此章推言致亂之由

○皐皐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反兢兢業業孔填已見上篇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皐皐頑慢之意輯錄頑不知道慢不共職訿訿務為謗毀也玷缺也缺失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

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此章言其舉枉錯直亦推言致亂之由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集註作遂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息亮反此邦無不潰止叶韻未詳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輯錄苴釋文士加反與植同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此章兩設譬喻而言國家憔悴壞亂如此以申首章之意輯錄嚴氏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玆彼疏斯粺(蒲賣反)胡不自替職兄(音況下同)斯引(叶韻未詳)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音梓)也粺則精矣(疏米一斗可得粺米九升)替廢也兄怳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如此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叶姑弘反

比也諸本作頻輯錄箋瀕賦也誤厓猶外也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用小人者禍亂

之本輯錄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上言其憂不替此言其憂益甚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

乎小人致亂而乃相與容隱之則君子必將蒙禍矣

此章又推禍亂之由起而憂禍患之將及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已反)

賦也先王文王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

焉召公宣布德化其流行之令謂幽王之時促國蓋速自然非以力強取之也

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小人之貫禍如此又歎息哀痛而言

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

用耳此章思昔者之用賢而歎今者之棄賢也○前篇欲其改過遷善則亂猶或可已也此則王之

惡終不肯改國之亂終不可救末如之何傷今思古而已矣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輯錄許氏曰一章愍

亂二章用羣小致亂三章小人排黜君子四章凋瘵無生意五章歎小人不知退六章慮

害及已卒章有舊德不能用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輯錄陳君舉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邠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通釋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辭順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以宣王之有志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中興以平王之無志也噫此雅之所以亡而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八